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大梁李濂

河渠一

黃河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  
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  
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  
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  
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  
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太祖乾德二





年遣使按行將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戶籍

高下定爲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惻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爲民患故畧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



諸侯耳一發善言灾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灾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以屢經决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潰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方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䟽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

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决河皆塞是後又决屢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而黄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寧歲濱河州縣之民田廬荒圯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已

按黄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縣黑洋山下而東南流經汴城之東北五里遂成大河下達于淮洪



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丘門流入裏城官廨民廬滄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永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道其水於中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爲平地矣天順五年河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隣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堤捍禦之方誠不可不講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

治河通考論黃河故道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太伾山北入海即禹貢道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



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 國朝洪武  
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西南武祥符凡四  
度滄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  
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  
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  
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  
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  
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黎陽  
爲石堤激使東抵東郡爲平岡西北抵黎陽觀

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  
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  
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  
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  
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臺皆名官渡在汲縣  
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  
在新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  
于祥符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  
橋迤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  
驛儀封縣置大岡驛大岡迤運所通許縣置雙



溝驛太康縣置義安驛長嶺迤運所扶溝縣置  
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迤運所項城縣置  
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王回水議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  
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  
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  
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  
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  
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  
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

時尤增重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  
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學而習於知水之  
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  
而又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  
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  
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  
皆曰都水臺或爲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  
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隋唐之時又皆爲都  
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於



水事或領或否矣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中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爲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其苦亦有暴而衍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求於秦漢之故爲之都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求其功效而使之不爲虛位則天下宜有明於水性若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其故而治之不

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而分定則事益修矣故爲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朱光庭論治河當專責水官

臣竊以君論一

相相擇百官各任其職而天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今日朝廷內外無事惟治河爲大役竊緣河之所以可治朝廷難以遙度責在水官任職而已其所用物料所役兵夫水官既任責則朝廷自合應副將來成功則當不惜重賞設或敗事亦當必行重責如此則上有所取信而不致



過舉下不敢欺罔而以實從事臣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朝廷只知河之當竭財力以應副而水官不任其責僥倖成功則自稱已力以冀重賞以至敗事則推過朝廷苟免重責此不可之甚者也伏見此役非小役也其所責物料所役兵夫萬數不少若水官自不任責則朝廷何所取信而興此大役伏乞朝廷指揮下修河司取責水官委實可以回復大河結罪狀庶使身任其責以實從事不至朝廷有所過舉所繫事體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王巖叟乞詔大臣早決河議 臣伏以朝廷知大河橫流爲北道之患日益以深故遣專使命水官相議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人惠也臣竊意朝廷默有定論必欲紓患矣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洎致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勅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而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他日雖有命令真不可易誰將信之夫利害之際自古以來不能無二三之說必朝廷之上力主一



議斷而必行乃克有濟不容一人言之輒與一人言之輒廢大事大議而易與易奪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有大害者七焉不可不早爲計爾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若河堙沒勢雖退流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使百萬生靈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虜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

運可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虜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者之害則委之可也緩而未治之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於前歲今歲之患又甚焉則將奈何伏惟陛下深拱九重此事之可否必以仰大臣大臣固當爲陛下審慮謹發而謹持之以救大患不可坐視而無所處也伏望聖慈亟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實廟社生靈之幸臣不勝愚忠

范純仁論黃河回復故道之難 臣昨日伏覩



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王孝  
先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  
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  
曰不敢爲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持之  
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  
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者  
用此道也且君心如槃水常使平正無所趨向  
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  
群下競趨如川之流如山之摧不以其道則非  
一力之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審也臣今切詳

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似聖意已有所向  
而爲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人建議謂夏國微  
弱若不早取必爲北虜所兼偶先帝不出建議  
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  
徒以爲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師後  
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  
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  
爲深監也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  
見但一面商量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  
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



遺蹟志 卷五 十一  
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病乞付之群臣有司  
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  
之治可致矣

蘇轍論開河分水之非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  
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  
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  
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  
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羗旅距邊鄙繹騷  
河議失當賦役<sub>楛</sub>起三者有一大計不支雖使

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况於臣之駑下  
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  
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  
患未爲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  
流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楛  
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  
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  
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  
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  
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



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

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衛經北京漸歷



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  
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  
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  
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  
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二三百  
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  
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  
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  
粟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  
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

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  
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而故  
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爲利不貲安  
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  
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  
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  
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  
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  
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  
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



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

春暖復調就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元祐三年十一月上  
轍時為戶部右侍郎

范祖禹論回河成功之難 臣聞周靈王之時  
穀洛水闡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



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閩以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之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爲渠旣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

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竭絕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以臣等所言爲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爲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所言爲不然方冊中語皆不可信而



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郡大患不  
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群盜及  
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  
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邑人民鞭  
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  
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  
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  
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  
成功則臣等所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  
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

可以示朝廷典法今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  
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  
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邪為身邪若為國  
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  
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惟欲人之同己而不  
欲人之異己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謀  
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  
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  
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耻忘  
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臣等所言回



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別白是非明辨可  
否則生靈幸甚宗社幸甚

元祐四年廟堂用李偉之議再興回河之役  
復置修河司祖禹時爲諫議大夫同傳堯俞  
各上䟽論列未幾除堯俞爲吏部尚書祖禹  
爲給事中祖禹遂連上二䟽此第二䟽也時  
論以爲真諫議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五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大梁 李 濂 川 父

河渠二

汴河

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  
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鄆四水東經京城內合蔡河名  
葭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䟽通濟渠引黃河  
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莫此爲重其  
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  
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爲準



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爲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爲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

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盱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下詔問侍臣汴水䟽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堤皆爲所淤而水則入于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磚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臭河兒

張洎論汴水䟽鑿之由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



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  
 汭至于大伾即今成臯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  
 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具丘䟽二渠  
 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  
 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䟽畎  
 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  
 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  
 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  
 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

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  
 今其東界至蒼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  
 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  
 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  
 為官渡水一渠始皇䟽鑿以灌魏郡為之鴻溝  
 荑蕩渠自滎陽出五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  
 河之溝亦曰荑蕩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  
 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  
 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  
 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



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汜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之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大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䟽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

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縣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



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  
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  
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  
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  
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  
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  
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  
漕路自浚儀西十里䟽其南涯引入琵琶溝  
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

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  
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且於中曰雞鳴山  
佑請䟽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  
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  
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  
不復經沂淮之險經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  
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  
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  
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  
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



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甲兵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

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旬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歎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舻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䟽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畝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爲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按洎言汴河䟽鑿之由最爲明悉故備錄之



以識舊蹟

張方平論汴河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奮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卑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

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斛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上庠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



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爲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熙寧六年上

時知應天府

按方平之言爲王安石發也間嘗考求汴河之渠漫不可復今所謂孫家渡河者亦自滎

澤而下引河爲渠由朱僊鎮東南達于淮泗似亦汴渠之遺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其所資故任其淺涸而不爲之䟽濬耳

梁燾乞開舊日汴口 臣愚嘗求世務之急得諸道路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洛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以通舟楫其實導河水



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轉運司每每請於朝廷勢不能不爲之應副切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夫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於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以爲慮殊不知新沙踈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則爛熳潰散將使怒波循流而下直冒京師其患豈勝言邪此其大可懼者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亦已誤

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爲今日之計宜復爲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養生民之賜誠爲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潰注以長爲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颶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爲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僦錢爲害者一而不甚大所謂損小



費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水利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體願留宸心

元祐四年上

先是元豐元年西頭供奉官張從惠上言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洛入汴萬世之利也范子淵時爲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上遣燾行視利害還言不便又命內侍宋用臣往度用臣還言可爲於是詔

用臣爲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勞民動衆費用不貲燾時爲御史中丞復上此議云

沈括夢溪筆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二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踈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



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  
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  
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  
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  
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  
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  
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  
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  
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  
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

下之實

王文正公筆錄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  
以爲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  
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  
煬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隄三百餘  
里舊所湊水悉爲橫絕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  
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  
患十有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則春開秋  
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沿兩無艱阻今  
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爲難也甚矣沿流



而下即虛舟而往其爲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澍決溢爲慮由斯觀之其利安在然歷世浸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上開悟積惑言復曩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僧文瑩玉壺清話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糧斛萬化具歸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

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寤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樓山積波委爲入數萬計云小人之黷化具罔上如此

陳傅良論汴河最重 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爲最重

陳霆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



問之乃汴堤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  
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  
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  
浪翠屏間蓋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  
畝矣堤間多眎古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  
有甚大者相傳謂宋營良嶽取石於靈壁綱運  
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  
浩歎云

汴京遺蹟志卷之六

汴京遺蹟志卷之七

大梁李濂川父

河渠三

附京畿溝洫暨  
堤閘渡口潭泊

蔡河

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兼閔水洧水潁水以通舟  
楫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  
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于蔡潁水出鄭之大隗  
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悉合焉  
猶以其淺涸故植木橫棧爲水之節啓閉以時建隆  
二年四月太祖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



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浚蔡河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閔水繚繞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于沙河以通陳蔡汝潁諸州之漕運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由是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達淮泗其水亦入蔡河焉後以其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裏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以行舟楫洪武三十二

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 金水河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牟名曰金水河凡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通城濠東匯于五丈河公私咸利焉乾德三年又引貫皇城



通志  
歷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自左掖  
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鑿渠爲大輪激之  
南注晉王第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供備唐使  
謝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  
東轉繚太廟入后廟皆甃以礮甃植以芳木車馬所  
經又累石爲間梁作方井官寺民舍皆得汲用復引  
東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使之神宗元豐五年金  
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  
橋別爲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堤河  
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

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  
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  
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灑掃至徽宗政和間容  
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  
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年十一月畢工宣和元年六  
月復命藍從熙孟揆等增堤岸置橋槽壩滸濬澄水  
導水入內內庭池籞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  
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堤導入天源河  
以助之見諸宋史者如此自金元以來淤塞不存矣

五丈河



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入白溝接注  
湛渠以通曹冕之賦因其闊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溝  
河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顯德四年䟽汴水入  
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于汴宋太祖建隆二年  
正月遣使徃定陶規度發曹單丁夫數萬以浚之歲  
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奉已朕不忍爲  
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水入河先是  
五丈河泥淤不利行舟詔左監門衛將軍陳承昭於  
京城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濠入  
斗門俾架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

運公私咸利三年正月遣右龍武統軍陳承昭護修  
五丈河車駕臨視賜承昭錢二十萬乾德三年京師  
引五丈河造西水磴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發  
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則名白溝由善  
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宋又更名廣濟  
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王文正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  
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  
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  
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灤



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  
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  
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  
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  
中興役之際必輿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  
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  
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  
爲永式

### 六丈河

六丈河在封丘門外相傳宋時恐河水爲患開鑿此

河以殺其勢諺曰爾有三丈水我有六丈河即此河  
也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

### 太黃寺河

太黃寺河一名埽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黃河  
之支流也

### 伯俞河

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古孝子伯  
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  
水口入黃河蓋其河自中牟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  
伯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魯溝



河隨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 掣水河

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東流一在城黃揚州門外南流二流奔至東南合而為一南至赤倉保鍾家岡入于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永樂二年因河水為患城之内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矣

### 沙海

沙海在城西北一十二里按戰國策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于沙海之上為日久矣蓋謂此也隋文帝䟽鑿舊跡引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莫詳其處

### 白溝

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纔勝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三月內殿崇班閻光澤國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



遂罷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爲度支官外郎又令自襄  
邑下流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神宗熙  
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  
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牖則四時可行舟因廢  
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  
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爲漕  
河引黃河一支乃爲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  
皆通漕爲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  
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于淮八

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  
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  
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水近  
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  
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  
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  
宜若可爲即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徽宗政和  
二年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白溝  
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京畿溝洫



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渠以行水潦真宗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磴三所三年分遣入內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濬溝瀆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兩潦暴集無所壅遏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視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渠雖屢鈐轄仍令內侍分察吏擾仁宗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翔

置八字水口通流兩水入渠甚利慮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按視開封府界至南京宿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害凡八事一商度地形高下連屬開治水勢依尋古溝洫浚之州縣計力役均定置籍以主之二施工開治後按視不如元計狀及水壅不行有害民田者按官吏之罪令償其費三約束官吏毋歛取夫衆財貨入已四縣令佐州守倅有能勸課部民自用功開治不致水害者叙爲勞績者日與家便官功績尤多別議旌賞五民或於古河渠



中修築堰塌截水取魚漸至澱淤水潦暴集河流不通則致深害乞嚴禁之六開治工畢按行新舊廣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於溝河岸一步外築爲堤埽七凡溝洫上廣一丈則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處或至五六尺以此爲率有廣狹不等處折計之則畢工之日易於覆視八古溝洫在民田中久已淤平今爲賦籍而須開治者據所占地步爲除其賦詔令頒行神宗熙寧元年三月都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淘十纔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功料

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淘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閏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畎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闊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徽宗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

李綱論都城積水爲害疏 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淹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處分遣官固護隄防拯濟漂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



盡防患之理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年未嘗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遽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謁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而流其勢未已以宗廟社稷之靈恃雉堞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浸淹旬時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捐軀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恠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繇災害非易禦必有銷去之策周官

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特加施行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得侍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輒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閣門許臣夕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禔聖意之萬一宣和元年六月  
上時爲起居郎

李綱論都城積水第二疏 臣近嘗奏請以水



潦爲患乞賜燕閒敷陳利害今日十四日崇政  
殿侍立閣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居家待  
罪不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跼  
踖無地伏念臣愚蠢孤立惟知仰事陛下以國  
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浸都城私憂過計輒  
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自干雷霆之威死  
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憐  
之誰復爲臣言者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  
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衆  
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疇咨之

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比轉災以  
爲福易診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  
患之夾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仰賴宗  
社之靈陛下睿筭之審屢降御筆處分䟽導已  
漸退落雖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  
心漸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爲  
無事正宜謀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  
脩省不可忽也臣愚戇不揆輒復昧死上便宜  
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  
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



神宗祭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建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險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流陂澤相接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淹不能吞納則決溢東注俯灌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陂塘疏導京冢增卑培薄固以隄防節以斗門旱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能接連城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衝意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鼓薄亦已危矣限以長隄殺

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浩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徑抵護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拒城數里之外因高地勢繚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薄城可以禦一時之言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處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埽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玩習苟簡護衛之卒散於抽差備禦之儲耗



於轉易河嚙隄防日朶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  
埽其距清汴纔百餘步去東危亦屢矣其不  
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乘霖雨湍暴之勢  
能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  
驚駭况大河之勢可不爲之深慮哉臣愚願擇  
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回清汴使與大河相遠仍  
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用敢有抽  
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固河防之策也今茲  
積水之來衝白沙溝中牟迫都城散漫畿甸之  
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計數今

又決其南以注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  
衛之境疏汴渠之下流於陳留則數百里之內  
悉被其惠矣陛下惻怛憂勞降詔拯濟德意甚  
厚臣猶竊慮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願詔  
諸路災傷地分今年秋租並與蠲免水過之後  
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  
陛下之意此則恤民隱之策也臣竊惟去歲江  
淮泛溢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  
路上供米斛廣加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溥也然  
州縣肅條祭廩匱之迫今未復今畿甸旁近又



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淵衷凡營繕工役花石綱運有可省者悉令罷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復國用稍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且裕民豐財莫此爲大臣所謂罷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畜二十七年必有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爲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舊有封樁米斛以千萬計所以爲兵民之備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浸多仰食者衆歲以侵耗遂至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

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額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爲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冗食者幸歲豐登自朝廷降糴本委疆幹官吏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一如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爲何不注意而獨爲此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爲急臣所謂廣國計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願臣智識淺陋文字荒疎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裁擇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如可採錄望與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



蘇寬假未賜鉄鉞之誅輒復自竭冒昧天聽

唐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宣和元年八月上

堤間渡口潭泊諸蹟

堤

隋堤一名汴堤在汴河之上隋煬帝大業元年命書左丞皇甫誼復西通濟渠作石陡門引河

舟入汴幸以達于泗以通于淮築堤樹柳御龍

護城堤離城三里一名三里堤西北按金村遠城圍抱東南直抵蘇村蓋前代築以防水者後皮

河水種北國朝正統間巡撫侍臣于謙曰可通乃築東西北三面以禦之範鐵犀勒銘其背

以鎮水遠景泰二年巡撫都御史王暹補築南面與東西相接凡四十年餘里號大堤焉天順五年侍

即薛遠因河入汴城外積水景門置石牌以洩內外積水

落藜堤在固子門外北其地方生落藜故名

高門堤在固子門外西北西連落藜堤因在梁惠王古城高門之北故名

金村堤在城西西北西接高門堤在城西北西接高門堤

十八里堤離城一十八里西北接封丘縣界東南抵

衝

夾堤在固子門外宋時所築以夾護金水河在西接中牟東抵外城後圯于河

埽頭堤在城東北馬尾墻保元時所築以防河患東接陳留縣境西抵陳橋

接岡堤在城西永安

橫堤在鄭門外南接大

婁堤在城北約十里餘



汴護

王城西舊

金水堤

在東城外西至固

閘

小水閘

在東城外

惠濟閘

在陳州

獨樂閘

在城東南白

赤倉閘

在城東南赤

萬龍閘

在城東南赤

以上諸閘俱為蔡河而設元夫廢壞洪武初

重修二十四年黃河南徙蔡河及閘皆為淤

塞不復可見矣

渡口

杏花營渡

在城西南

八角渡

在城西南三十里

白墓子岡渡

在城東南

赤倉渡

在城東南三十里

梁家淺渡

在城南十五里

以上五渡俱濟黃河以河徙而廢

陳家口渡

在城東南

善善李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清水河渡

在城南

以上三渡俱濟黃河之支流亦以河徙而廢

潭

蓮花潭

在城東

清水潭

在城西三

龍雷

在城外四十里南北堤口有



赤金一在城東南  
一在城東南  
四十五里

泊

刺史泊在城東南  
鄭店保南

楊子岡泊在城東北  
霍赤岡保

楊六郎宅水泊在裏城  
內西北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俱在城西  
南八角保

以上諸蹟俱湮于河水無復存者矣

汴京遺蹟志卷之七



